

时间悄悄的脸

اقتساک پنهان یوزی

غیرت ماسم

阿拉提·阿斯木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时间悄悄的嘴脸

واقعتك پنهان یوزی
غیروت عامسم

阿拉提·阿斯木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时间悄悄的嘴脸/阿拉提·阿斯木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3
ISBN 978-7-02-007407-5

I. ①时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26589 号

责任编辑 于 敏 周昌义

责任校对 常 虹

装帧设计 陶 雷

责任印制 史 帅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28 千字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7.125 插页 4

版 次 201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7407-5

定 价 2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一、出 逃

艾莎麻利开始生活在自己隐秘世界里以后，常常冥想，为什么一个人的开始和最后，不是一条能看得见抓得住的直线呢？一切结束以后，艾莎麻利的心没有说话，在黑夜的帮助下，匆忙地见过妻子，开着车出逃了。麻利，是他的挚友艾海提老鼠给他起的外号，起因是一次卖完玉从上海回来，下榻亲切的西域饭店，艾海提老鼠在吧台开票办手续的那么一会儿时间里，艾莎麻利和秀丽的前台经理海丽古丽坐在一起，就开始一个鼻子呼吸了，眼睛和眼睛就朋友了，嘴唇也像戏子的眼睛一样笑咪咪了。艾海提老鼠说，哥们儿，你太麻利了。从此，麻利这个外号，就赤裸裸地跟随他了。

此刻，艾莎麻利的手在方向盘上，但是心没有方向。他的车驶出黑暗的小路，飞驰在女人一样亲切舒展的高速公路上，也没有方向。他盲目地拐进一加油站的时候，黎明开始讨好东方，把处女脸庞一样干净亲切的曙光，洒在了宽敞的加油站，恩赐一切贼心好心上天的光芒。他没有加油，把车停在小超市门前，头放在方向盘上，闭上眼睛，在黑暗的王国里，把刚才的残局在脑子里过了一遍，开始寻找出路。他抬起头来的时候，手指已经拨通了弟弟的手

机，嘴脸平静了许多，舌头和牙齿讨好他的心，对他弟弟开沙尔说，我把车停在飞机场上了，你来开走。对方说，你是谁？打错了吧？艾莎麻利静下来，昂起头，透过玻璃，看了一眼地平线那头骄傲的晨光，躲藏脑后的记忆显灵了，准确地帮他拨通了弟弟的手机号。他深沉地说，兄弟，我们就要永别了。一定要照顾好母亲，这世界上只有母亲是真的。我过几小时再给你打电话。弟弟开沙尔说，哥，出了什么事？哥，哥！

艾莎麻利麻利地关了手机，在心的指引下，来到了飞机场。他的好车孤独地留在了停车场，贼亮的曙光射在白色的车顶上，像悠悠他灵魂的羊脂玉，在繁华的大地，等待另一个时间的怀抱。钥匙在方向盘下面的小孔里摇晃着，好像在为主人的选择摇头。没有生命的小金属，在灿烂的早晨，显得可爱亲切，像子夜跳裸舞的艳女，温暖人心。

艾莎麻利每迈一步，都显得那样沉重，精神上的感觉是永恒的天山，压在了双肩上。女售票员笑了，小嘴唇像伊犁的红樱桃，张嘴说话的时候，像和田的小红杏，给男人可能可不能的暧昧感觉。艾莎麻利说，我要买飞机票。售票员又笑了，说，先生，您要飞往哪里的机票？艾莎麻利深看一眼笑着的美女，美女的眼睛变成了哈里的灵魂。他颤了一下，说，我要买飞机票。美女售票员说，先生，您从哪里来？要到哪里去？艾莎麻利又颤了一下，说，我要飞，这是银行卡！美女售票员给他倒了一杯茶水，说，先生，您需要吃点东西吗？艾莎麻利没有说话，他监狱一样的眼睛第一次有了一点光亮，他咳了一声，心静下来了，说，我要飞上海。美女售票员笑了，给他说好飞机起飞的时间，

把机票递给了他。

艾莎麻利收好银行卡，离开了异样的窥视着他的几位美女，走出了大厅。曙光早已唤醒了疲惫的大地，树叶和人工栽培的鲜花，又骄傲地睁开了眼睛，朵朵争艳的玫瑰，像是人类的早晨，天真而烂漫。从昆仑山方向吹来的凉风，开始和多情的蝴蝶对舞，风忽悠蝴蝶，蝴蝶忽悠鲜花。艾莎麻利坐在了一片红色玫瑰花的前面，鲜艳的花瓣，在崭新的阳光下，变成了哈里血红的眼睛，像死神的魔光，勾住他的神志和仇恨不放。

艾莎麻利的手机说话了，好兄弟，我们永别了，家族全靠你了。不要喝酒，不要抽白面。有两个人欠我的钱，吾布力一千万，阿西姆一千五百万，欠条在我冬鞋里的鞋垫下面。用一千五百万，好好赡养母亲，把一千万，交给你嫂子，让她带好孩子。咬紧牙，兄弟，不要抽白面，就是疯了，也不要把生命交给那个魔鬼。开沙尔叫了起来，传来的声音惊飞了在玫瑰花瓣上嗡嗡叫着采蜜的蜜蜂，哥，你在哪儿？出了什么事？艾莎麻利说，兄弟，我没有时间了，我现在才知道时间是一个人真正的嘴脸，我曾骄傲我活得疯狂，那时候只有金钱是我的祖师爷。我现在才发现嘴脸是最重要也是最危险的东西。车在飞机场，你把它开走，告诉妈妈，我出国了，为我的灵魂祈祷。艾莎麻利把手机关了，取出号码卡，咬断，扔进了玫瑰花丛里，返回大厅，过了安检，上飞机了。他是最后一个，亲切的广播里，传来了催他上飞机的呼叫声，那声音像天国里祖辈万代幸福的候鸟，忽悠在贪欲里搅和着争宠争光挣钱的人们。飞机滑行的时候，他担心飞不起来，带不动他沉重的贼心。他早已垂在裤裆下面的心，变成了无边的天

山山脉，时时咬嚼着他飘摇的神经。飞机起飞了，他闭上了眼睛。哈里倒在了客厅里的地板上，那些早已倒下的汉子们，开始在他的梦里诅咒他。他惊叫着睁开了眼睛，汗水变成了鲜红的血，他咬紧牙，闭上了眼睛。

二、思念和伤痛

开沙尔把艾莎麻利的车开回了家，妈妈米娜娃儿整天在礼拜中为儿子的平安和生命祈祷，祈求儿子早日回到她身边。开沙尔说，妈妈，哥哥到美国做生意了，你放心，他几年后就会回来的。米娜娃儿不信儿子的话，她懂，真要这样，精细的艾莎会自己来和她告别的。她明白这不是什么好事，老人家能做的，是默默地为儿子祈祷。几个月后，艾莎麻利的妻子玛丽娅病倒了，玛丽娅不信开沙尔编的那些故事，她看到开沙尔毛病不改，醉生着梦活着，病毒传染野女人，而且突然那么有钱，就怀疑男人的失踪没有那么简单。她四处打听，几个月过去了，什么音讯也没有，她渐渐地失望了。晚上，她抱着婆婆哭了，说，我守寡什么都不是，在最需要爸爸的时候，两个女儿怎么能没有爸爸呢？妈妈，请您支持我，我们告诉公家的人，帮我们找吧。米娜娃儿睁开了疲惫的眼睛，说，孩子，要忍，男人才是真正的候鸟，他们会迷失方向，但是不会忘记自己的家乡，因为家乡是他们最后的光明和最后的盐味，艾莎会回来的。

一些嘴脸们无法帮助她的时候，她想到了那句古老的话：不要信卦，也不要不信卦。算卦的人是个年迈的瘸老头，白天睡觉，晚上接待苦闷的生命。瘸老头要玛丽娅坐在他对面，瘸老头丑陋地靠

过去，闻玛丽娅身体的味道，而后回到原位上，眼睛亮了，像童年的孩子，在压岁钱的照耀下。

瘸老头是在黑暗里贩卖希望和光明的民间哲学家。那些安慰灵魂的专用名词，是滋润他财源的宝贝。瘸老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说：苦难不是一切时代的叛徒，苦难是时间的同胞姐妹。你的男人在远处虔诚地为你们祈祷。在最早的黎明向伟大的大地鞠躬的时候，你会听到你的男人怀念你们的颂词。不要挂念遥远的恩情，要躲避身边的灾难。玛丽娅一惊，眼神凝固了，说，大师，身边的灾难怎么讲？瘸老头说：忏悔、祈祷、宽容、理解灾难，就像理解那些好日子那样。当苦难降临的时候，你的灵魂会平静地面对。笑是人类最大的弱点，因为它是众多灾难的兄弟姐妹。平静地迎接日子，苦难就是甘露，甘露也是苦难。人在甘露和苦难中间，时而可爱，时而丑陋。

玛丽娅最操心的是开沙尔，说道理的时候，他可以是哲学家的哲学家，该管住自己的时候，又是一等的无知流氓。哥哥不在，开沙尔又开始了他疯癫的野性生活。那天晚上，一个叫哈丽黛的小姑娘来找他了，她说她身上的艾滋病是他给染上的。玛丽娅出面用钱把小哈丽黛打发走了，因为四周神秘的邻居们都开始把头探出了院墙，把耳朵伸进了他们家。自从艾莎麻利有钱了以后，这种吵骂的丑陋热闹，就开始强奸了这个宁静的庭院，八面讨好的风，总是要把那些最残酷最肮脏的细节传到他人的闲话匣子里，让它们发酵发芽，派生出更离奇残酷的单词和词组，在殷勤的语法资助下，在温馨悠闲画意朦胧的街区，放肆地游荡，让开沙尔全家嘴脸不是嘴脸。

艾莎麻利的女友她诗古丽，听到他消失的消息时，草原石人似

的变成了一个雕塑。她的眼睛凝固了，站在漂亮的窗台前，她的可爱的庭院，那些高高的玫瑰花，透明的洋芋苹果，都变成了茫茫的戈壁。几个月前，他兑现诺言，在繁华的街面，给她买了一处门面房，二百平米，但没拿到房产证。如果他一去不回，致命的产权就不能到手，将会成为她永远的心病。还有他答应她的那对和田羊脂玉手镯，也会变成天上的云彩和梦里的折磨。她病了一天，她棉花似的好男人发现漂亮的老婆变成了小冰箱，就从电影院后面的美食街里给她买来了鸽子汤，坐在身边，给她抓脚抓背，安慰她，小声唱家乡的民歌给她听。她依然抑制不住对艾莎麻利的思念。

三、轮椅上的哈里

哈里没有报案。如果报了案，警察介入，银子就会变成公家的宝贝，这一点，他很明白。他坐在轮椅上分析，一夜间失踪的艾莎麻利会藏身上海或广州。这两个城市都有他的玉朋友，却没能给他艾莎麻利的任何消息。哈里不信他会出国，根据艾莎麻利的性格，他是不会丢下一笔巨财离开新疆的。

十多年前，他们是在和田的玉市里认识的，是生意上的朋友。晚上，喝酒调侃女人、满足野心、灌溉欲望的事情，艾莎麻利是不让他参加的，说他们的友谊还没有那么浓烈赤裸。艾莎麻利的哲学是非常实在的，一个男人，应该有不同内容意思的朋友。喝酒、忽悠美女、做生意，都是非常私密的事情，不能三合一，每一个项目，都要挑选独立的朋友去完成。和一流的朋友要做生意，二流的可以喝酒，三流的应该一起潇洒女人。而哈里，在他的眼里，还不是上等次的人，只能和他在路边民间的饭馆里喝茶吃饅。五年前，哈里得消息，挖玉人麦特吐尔逊得了一大块玉石，是时下非常抢手的羊脂玉。哈里和他说好了价钱，给了十万块钱的定金，在回城奔银行预约款项的时候，艾莎麻利骑摩托半道杀出，以高于哈里五十万的价格拿走了宝玉。第二天，当哈里带着钱找麦特吐尔逊的时

候，他的嘴脸变色龙似的瞬间多变，满脸的皱纹一张一缩，眼珠子看不见了，裤裆里的宝贝缩进了小肚子里。哈里说，为了五十万，你就这样不男不女了吗？我也可以多给你五十万呀！麦特吐尔逊说，不男不女？现在有几个是男人？现在是钱的时代！哈里一猛掌扇过去，麦特吐尔逊干裂的皮肤瞬间崩裂了，鲜红的血，染红了嘴脸。他用脖子上的毛巾，捂住了左脸。说，你太野蛮了，有钱的人，能这样吗？我一年雨淋日晒，就挖了这么个好货，你一年里，要折腾半个和田的好玉，你不臊吗？哈里急了，一脚踢翻了麦特吐尔逊，走了。几天后，艾莎麻利在河边一老板酒馆里找到哈里，笑着坐在他对面，对他的两个朋友说，今天我和哈里有点事，我希望你们离开，如果你们不想走，就不要说话，不要动手。如果不听话，最多也就是几天后的那么一个晚上或是黎明前的小路上，你们会丢掉一只胳膊或是一条腿，这个我说不准，因为干这种事的厌世浪人只认钱。哈里站起来了，迅速地从腰间抽出了匕首。老板吾布力烤肉走过来，从哈里手里夺过了匕首，说，有钱的爷们儿，玉再值钱，那是石头，我们的祖辈没有玩过这个东西。这石头上来的钱，不是真银子，是麻烦的祸根。如今马号里的烂车轮子也值钱了，好时代呀，你们用刀子说话，不臊吗？艾莎麻利说，你问一下他，他是男人吗？吾布力烤肉大声说，哈里，脱裤子，让大家看一下，你的嘴脸是男人，但下面的那个东西有没有，不好说。艾莎麻利也从刀鞘里抽出了匕首，说，哈里，你这个年龄，杀过一只鸡吗？他又转向满脸恐惧的吾布力烤肉说，开酒馆就是开赌场，你的位置在吧台上，你不要掺和，你的任务是欣赏结果，记录结果。艾莎麻利从包里取出二十万，丢在了哈里面前，说，爷，这是二十

万，十万是你给麦特吐尔逊的玉定金，十万是你这几天的利息，你收好，从此不要找麦特吐尔逊的麻烦。你要是男人，该打的人是我，他是个苦命的劳工，妈妈住院需要钱，孩子又那么多，挖玉的成本也在涨，他多卖几个钱，也是为了活下去，你打烂他瘦弱的嘴脸，你有嘴脸吗？如果你不服，你把刀子要过来，咱们玩一下。吾布力烤肉靠了过来，说，爷们儿，仇恨这个东西是喜欢接代的恶魔，我们都是一个祖宗，算了吧。哈里说，好，我听你的，但是艾莎麻利的钱我不要，让他给老婆买裤衩吧。

刹那间，艾莎麻利的飞拳落在了哈里的鼻梁上，嘴脸顿时鲜血闪亮。艾莎麻利接着又一飞脚，把哈里打翻在地。越过酒桌，在哈里还没有反应过来的那瞬间，皮鞋踩在了哈里的脖子上，大叫：不要拉架，来一个我捅一个。吾布力烤肉说，我的爷，有钱的爷们儿好说话，把刀子给我！就在吾布力烤肉说话的那瞬间，一声尖叫中，艾莎麻利的刀子在哈里的左脸上划出了一道血口。艾莎麻利收腿，退到吧台前的小空间，看着正在给哈里处理刀口的吾布力烤肉，说，吾布力烤肉，把刀子给他，我要和他决斗。吾布力烤肉说，我这里是酒馆，不是斗杀场，你们还是进山见死活吧，不然我给警察打电话。艾莎麻利听到警察二字，蔫了，说，我给吾布力烤肉一次面子，我今天已经了解了，我是站着尿尿的人，我随时欢迎哈里找我算账！说着，艾莎麻利走出了酒馆。

吾布力烤肉给哈里简单地包扎了伤口，洗了嘴脸，把满脸丑陋的哈里，带到后堂，说，算了，你斗不过艾莎麻利，他的嘴脸谁也说不清楚，今天是仁义，明天又是恶魔，他永远不在一口锅里吃饭，流氓打手里也有他的人。哈里说，我不急，我心里记住了，时

间不会永远尿我的灵魂，我要割掉他的尿把子！吾布力烤肉说，男人嘛，让人尿了就尿了，没有骂名的男人，是走不出辉煌的。你要是割了人家命根子，这账，人家祖祖辈辈都不放你，你们的事，主看得清楚，如果艾莎麻利需要惩罚，真主会给他安排的，真主是万能的。哈里昂起头，说，嗨，爷们儿，钱和时间，哪个最好？吾布力烤肉说，这个谁都不知道，你有钱没有时间，那钱是什么？你有时间没有钱，那时间又是什么？如果有人问，屁股和嘴脸，哪个最好？咱怎么说？屁股是丑陋的，但没有它可以吗？没有屁股，就没有我们的今天。

四、决 定

艾莎麻利非常熟悉上海的玉市行情，十多年前那些上等的籽玉，他是按袋子出售的。这个老板捡剩的籽玉，还要请求另一老板收下，价由他们定。那时候，老板是爷爷。现在，那已经是神话了，籽玉也可以按个卖了。这个变化，是坐飞机去上海和骑毛驴去上海的区别。如今的人们，有钱没钱，心里都有玉虫子，都想着这个宝贝能增添他们的荣耀和人气。 he 现在是爷爷了，每年，上海的老板们，都要亲自去新疆购玉，求他把最好的料给他们。这玉世界里的名堂，比人心的名堂还复杂。

下了飞机，走出机场，他没有去自己常住的酒店。他那可怕的计划，把他带到了另一个豪华酒店。到浙江路吃过新疆拉面，回到酒店，躺在童年一样柔软温馨的床上，开始想他的心事。在新疆上飞机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在脑海里回想王仁医生的形象。长相像新疆的少数民族，大眼，浓眉，宽脸，文静，是一个难得的好医生。不仅上海人，中国沿海城市里有钱有势的美男陋女，在微妙的性别错乱意识的教唆指引下，都来找王仁医生做变性手术。如果没有王仁医生朋友们的介绍和引见，那些一般的心苦人，是排不到他的名单里的。

第二天，他戴了一副墨镜，来到了王仁医生的诊所。王仁医生见到他，温暖地一笑，握住他的手，把他带进自己的休息间，让助手给他沏茶，说了几句抱歉的话，出去处理手里的病人去了。艾莎麻利喝了一口茶，在心里说了一句：还是靠手艺吃饭的人厉害，一生没有麻烦，要求变女人和变男人的傻孩子们又这么多，那么浪漫那么梦幻，这真是一个挣钱的好时代啊！五年前，好朋友钟涛玉王，带着王仁医生来见他，要他帮朋友在新疆买一对儿羊脂玉手镯，他们就认识了。这次他闯祸，事后，头耷拉下来，看着小肚子下面的那个丑陋的小宝贝，想到过出国逃生。有过几个朋友，几年前为了逃债，通过哈萨克斯坦国，通过蛇头，秘密到俄国，又从俄国北角那个宽松的边境线，去了挪威。那边欢迎各个渠道投奔本国的汉子，他们学了两年挪语，在那天边的海国，落下了脚。但是他不能丢下母亲出国，只舒服自己的嘴脸。长大后，他知道，父亲在他九岁的时候离开了人间。煤矿瓦斯爆炸，坚强的生命没有了，煤矿赔偿的钱，母亲买了一个很好的院子，算是有了自己的庭院。那时候生活艰苦，朋友们曾多次劝她母亲米娜娃儿改嫁。她不干，说自己有六个孩子，后爸再好，男孩子们长大后，心理上会有疙瘩和苍蝇。她要自己养活他们，让孩子们自由成长。是对母亲的惦念指引他来到王仁医院。

半个小时后，王仁医生回来了，他笑了，又握住了他的手，说，什么时候到的？钟涛玉王知道吗？晚上我请你喝酒，五粮液。艾莎麻利深沉地说，可能喝不成了，我有麻烦了，钟涛玉王不知道，这事只能和你一个人商量，很重要。艾莎麻利看了一眼门，王仁医生起身过去把门关上，他回来的时候，神态立马严肃了。艾莎

麻利的舌头在王仁医生看不见的地方，忽悠自己的嘴脸，辛苦的双唇，在贪婪的牙齿的监督下，把艾莎麻利深藏在灵魂里的动词，都一一倒出来了。故事结束的时候，艾莎麻利的嘴脸变成了僵硬的肉团，王仁医生沉默了。对于他来说，新疆朋友的这个麻烦，对他是一个巨大的考验。王仁医生说，你这个要求，是个大麻烦，变脸手术，我能做，变音技术，我也有，可以通过按摩音道，改变你的发音，我可以把你变成另外一个人。但是，这是犯法的事，一旦败露，你我都不会有好下场。我想问一句，你说的那个人真的死了吗？艾莎麻利说，他活不了。你放心，没人会知道这事是你做的，我有多次去韩国的记录，一旦事情败露，我就说是在韩国做的。王仁医生说，这手术一旦做了，你精神上的痛苦会很残酷，因为你会生活在你不了解的，不，不存在的一个人的影子和精神里，这是最大的麻烦。我可以给你做一个高级面具，戴上，和真人的脸是一样的。艾莎麻利说，王医生，你一定要帮我。王仁医生说，必须保证没有第三个人知道这个秘密。艾莎麻利说，我可以给你一百万。王仁医生说，我不要钱，和法律比起来，钱什么都不是。我们是朋友，五年前，你从和田带给我的那对羊脂玉手镯，你没有要钱，这一次，对我来说，是一次感谢的机会。

面具做得很成功，王医生把艾莎麻利的脸变成了另一张亲切的好脸，丝毫看不出是机器面具的痕迹，不是北疆人的脸，也没有南疆人的特点，也不是东疆人的脸型，没有肉眼可视的文化背景，像一个出生在乌鲁木齐中产阶级家庭里的人，宽厚的前额，透射着一种稳重、老练、亲切和平静的高贵。

变脸以后的名字早想好了，叫米吉提。王仁医生一徒弟通过地